

文

選

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序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書館直學士臣臣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

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効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之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表

曹子建求

求通親親表一首

羊叔子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事表一首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每學舉高第拜御史

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



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

下孔安國曰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

宗畢畢思弘祖業李奇漢書注曰統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

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聲響之應聲也

叡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

嶽降神異人並出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違瑕食

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毛詩曰維嶽降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初涉燕之外堂觀與神生甫及申

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竊見處士平原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目所子謂於口耳

於室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

所暫聞不志於心性與道不神曰所謂

真人者性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符準之誠不合下道

足怪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

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二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馬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盪謂子西曰

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

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

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

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執鳥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

成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鶚鳥累百不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

如一鶚帶立於朝可使

廣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全涌全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目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

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

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如得龍蹕天衢振翼

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詩曰倬紫微垂

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以昭近署

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

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夫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

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玉室尚書曰厥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楚辭曰官庭震驚驚發激楚王逸曰激

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騶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騶裊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元盡其妙也臣等區

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

效試乞今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歆曰臣無褐衣褐見無可觀

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首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不欲見之乎由是先主遂詣亮先主即帝位以為丞相後主

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

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詳以臣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臣

誠

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漢書

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

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

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

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楚國

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

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日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揚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

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以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

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

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先帝相見在軍敗前一年也

臣以大事也

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受命以來夙

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度瀘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

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丑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今事君王何休曰境埵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小雅曰庶竭駑駘

庶竭駑駘攘除姦凶

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

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

則收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攸之禕允等各以章其慢

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

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

雅言深追先帝

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

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一首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事父則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

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之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故君

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虛授

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

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辱

若尸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

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且奭不

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

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沐浴

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

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祿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

雖甲也德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

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日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

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

日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

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毛詩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

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

高曰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

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爾雅曰稅舍也

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法言曰或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

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尚書序曰啓與

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崩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

隆

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

泉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

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詩王命邵

虎又曰祈父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昔耿

弁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

也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

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

刎首於齊境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

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

上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

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以送
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傳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

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

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

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好為夸

主而耀世俗哉或鬱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

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志

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

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為念

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

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

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若東屬

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巨瓚漢書注曰統猶惣覽

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車乘驪

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雖未能

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變曰馘所

獲之左耳也爾雅曰馘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

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

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

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

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

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

師徒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圻也較食

棄餐奮被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

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筆扶桑山謙之南徐

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迂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

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

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

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

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上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

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

里奚三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穀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

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般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恐魯弱而大

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桓公絕纓盜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

絕纓盜馬之臣救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曰暮華獨滅有引美人交者美

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

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偏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闚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

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

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章堯諡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

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大馬填溝壑墳士

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臣聞

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

進遭伯樂知己也今僕危厄日久居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大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發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且恐強秦人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大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今日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

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

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

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一著十二碁又曰企舉踵也

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

人借得十一自稱可也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

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俗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

所聞毛遂曰日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盡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

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日合從者為楚非

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

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

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負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

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莫以塵露之微補益

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離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山海

詩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黑也

螢燭末光

增暉日月

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

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者不以人廢言

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日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管子曰海不鮮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

為君惟丁為大注堯則之論語文也

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

及遠其傳曰克明駿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立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立禮記主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萇曰刑法也鄭立云御治也

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是以雍雍穆穆風人

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用管蔡之不咸廣

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左氏傳富臣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曰二叔

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漢書宣帝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謂曰蓋聞

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敦

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伏惟陛下咨帝

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故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萬延盈升美其

繁興九親猶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

吏計作四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

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惠施恩旨大論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矣乎子

恕已而治人至臣者人道紹紹結結禁固明時

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

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毛詩序曰以孝敬序人倫近且婚

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

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隔閼之異殊於

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闈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退省諸

攀台階闈紫闈也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願陛下沛

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

之宗盟異姓為後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親親之義寔在敦

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固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伏惟陛下咨帝

親者也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

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故體文王翼翼之仁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

翼興九親椒聊之實萬延盈升美其君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

猶九族江偉上便宜曰上下吏計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

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惠施恩旨大論言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矣乎子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歌遂初賦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

莫我罔極之哀毛詩序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

之會鬼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

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言而可曰彭往者執轡侍戴筆也漢書趙時曰張安世持橐

簪筆張晏曰近臣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歌遂初賦

負妻簪筆從也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

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

日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

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

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

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

莫我罔極之哀毛詩序曰父兮生我母兮每四節

勸我劬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

之會鬼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

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守尚書曰樓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

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與陛下儻發天聰而垂

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以聞恩詔拔臣使司三司

浴而出在卜言臣自出也

為台司故同三司也

事兼內以新不可

夙夜戰慄以榮人為憂中謝裴氏新語

死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

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

勸臣不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

后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

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

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

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

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

莊子曰：齊侯過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豈可得哉？

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豈可得哉？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

此。左氏傳：齊侯對曰：天威不遠，頭咫尺。又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

又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

有三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我今

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 雖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幸昭曰：側猶特也。禮夏者側席而坐也。

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德恥知勝臣

者多而未達者少，假令有遺忠於板築之

曰：太公居午朝歌，史公望呂尚以漁釣，周西伯也。周西伯也。周西伯也。

今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下，不以爲愧，所

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歿，折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

不以爲愧，已歿身矣。此夫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

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

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光祿

大夫魯芝，繫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號

思瓊，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和而不同。 光祿大夫

李膺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膺字宣伯，東人也。膺遷至尚書僕

謝韓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 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 雖歷內外

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

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 聖主得賢臣頌曰

月喻君已 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左傳季札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今道路未

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 王隱晉

始五年出為都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

憂懼謹觸冒拜衣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

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

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

郡縣逼密密上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

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

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温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賈逵國語注曰釁非也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孟子曰孩提之童慈此曰知孩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莊子母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 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

臣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 毛詩曰少兮

苦至于成立

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因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成之曰此之謂歲

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毛詩曰終鮮兄弟維王與汝

門衰

祚薄晚有兒息

字書曰祚福也

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僮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

然兀然獨立形

影相弔

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赦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林

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

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

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

郎中尋蒙國恩以臣洗馬

朱浮書曰向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

以微職當侍東宮

非臣

報

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

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口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

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

狼狽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

爾雅曰矜憐也況臣

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

圖官達不矜名節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

今臣亡國賤俘

然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致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

宗幸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

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

用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性

竊自料度不復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

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青紱朱紱已見上文

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尉掌御車馬駟馬駟馬奉直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

室執子日珂筆論語

天后左氏傳曰皇天願陛下矜愍

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

險以傲幸僥與左氏傳曰晉魏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

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

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

謝平原內史表一首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

陸士衡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大自相以下今日九

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

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

知所裁

謝中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

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

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多矣王肅曰隱麴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

澤廣被惠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羣萃

累蒙榮進

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

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今日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服冕乘

軒仰齒貴遊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損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

教國子凡國一衣主拔迹願題同列

臣瓚漢書注曰

施重

山岳義少於沒

西龔讓州碑文曰思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

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

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

而橫為故齊王同所

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同字景洽趙王倫

篡位同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

司馬遷書曰深幽囚

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與弟雲及散騎侍郎爰瑜

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

中書侍郎

馮熊

馮熊字文罷

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

顧榮字彥先

汝陰太守曹武

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思所以獲免陰蒙避

迴歧嶇自列

言密自蒙蔽迴同黨歧嶇艱阻得自中列也廣雅曰列陳也

片言隻字

不關其閒事蹤筆迹皆可推校

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

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

為罪叢爾之生尚不足矣

左傳子產曰諺云叢爾之國杜預曰叢小貌也說文

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

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言惟謹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

所天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開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

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考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

不恨恨也。臣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陛下謂成

都也毛詩曰

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威如霜已見西征賦

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

復得扶老攜幼生

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

懷金拖紫退就散輩

揚子

出獄戶

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

感恩惟各五情震悼

文子曰昔

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拖紫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

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章人有五情

跼天踏地若無所容

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

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

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隲上疏

曰被雲雨之溼澤也

忘臣弱才身無足朱哀臣零落罪有

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

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

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使春枯之

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且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

雖安國

免徒起紆青組

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

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十石也

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

憚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異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為異州刺史敞

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之謂之亡命

方臣所荷未足為

泰豈臣蒙垢含宏所宜忝竊

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

曰貪而不施謂之宏

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

悲慙雨六... 均十常憲當便道之官

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十石以上

告歸寧六... 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

天衢馳心輦轂

天衢輦轂已見上文

臣不勝屏營延仰謹

拜表以聞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一首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黜胤封不既

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

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

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

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碑頓

首死罪上書臣珉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

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與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

奉之

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荀悅申鑒曰聖王每已以申天下之樂

知黎元不可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

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收二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

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

則宗哲登於主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

誄曰仰瞻遐風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

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述一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臣珉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

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

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也世祖武

皇帝遂造區夏

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三葉重光四

聖繼軌

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重宣光業廣雅曰軌跡也

惠澤侔於

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自元

康以來艱禍繁興

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永嘉之際氛厲

彌昏

永嘉懷帝年號

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荅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

國家之危有若綴

旒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辟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 賴先后之德

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

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誕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長也 誕

授欽明服膺聰哲 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 玉質幼彰金聲

夙振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者大集成也金聲而玉振之

也 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

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刊 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

之望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 不圖天不悔禍大

災荐臻 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 左傳富辰曰人

未忘禍王又興之 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

長敢肆犬羊凌虐天邑 漢名臣奏曰大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高

書曰肆予敢求爾天邑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

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 干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

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傅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神器流離

再辱荒逆 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臣

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小雅曰載事也 厄運之極古今未

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 左傳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

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

司 三世謂邁至珉也王隱晉書曰珉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

陟鼎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曰寶武上疏曰奉承認命精爽隕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文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

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珉臣碑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

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

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躬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

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

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躬憂啓聖見下注齊有無知之禍

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

白出奔莒亂作晉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

難而重耳以主諸侯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

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

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伏淮陸

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陸下謂元帝也書曰立德

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外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

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

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羣臣

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

喪九服崩離

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三其外曰侯服甸

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離析也

天下啾然無所歸懷

班固漢書贊曰海內

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姐之離

大戎蔑以過之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表也后羿自鉏遷工窮石因夏人以伐夏政又

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音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大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麗山之

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

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

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

柔服以

德伐叛以刑

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抗明威以攝不類

杖大順以肅宇內

尚書曰我有周祜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

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

尚書曰汝不遠惟適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

外遐方延頸企踵

百揆時敘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書曰納工百揆

百揆時敘四門穆穆已見上文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左氏傳伍負謂

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收夏眾使女艾諫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刑切

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

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尚書

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

欣戴

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踴躍然仰其德以和順國

語祭公謀父曰高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尚書

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

且宣皇之肖惟有陛下

隱王

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億兆攸歸曾無與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橋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

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育

熊高平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是以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矣

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一

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下之位天地之際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

不亂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

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剗胎不剖

勿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

徵而都賓曰處乎冠帶之倫要荒之眾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臣等敢考天地

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

漢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

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漢書賈誼上書

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

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

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詩曰不顧

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程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則所謂生繁華於枯

蕙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蕙通左傳遠子焉曰所謂生死

而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稊信

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珉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

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

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苦恃臨下

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

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

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狡寇窺窬伺國瑕

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覩覩杜預曰下不與望上位也窬與覩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

覩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

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後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

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公永集陛下雖欲逡巡其若

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

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

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

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

伯獲晉侯以歸呂錡曰將若君何臧宣穀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諱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

也對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此土下

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也

深謀遠慮出自宵懷馮奏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不

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史記不

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

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

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

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辟問訓臧榮緒

辟問訓字祖師樂安人也及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瑯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

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

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瑯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類大愚憂國之計或賤人軒開泰之望
采其素意出自賢獻
即並日月無幽不燭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慶曆中李有與府錄事參軍書以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

置守家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

表一首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一首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一首

為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家人表

一首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家人

俊為其文詔災之晉曰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

王曰乃爾元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曰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也

春秋

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驪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

歸其職貢於王傅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臣為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

夫一國為一人

與先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

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

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

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又詔曰秦呈帝楚隱

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于上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親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羽

東滅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也

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

其成而思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

目

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異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

殘戮之尸

乃以公葬

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若使羽位承前

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

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

開吳蜀之館

書曰織皮毘輪析支渠搜西戎於敘洛陽故宮名曰馬方在城東吳蜀二主皆與相連

興

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雖三繼絕世已見上文

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

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

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佩青已見上文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

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文毛詩曰微彼桑土綢繆牖戶

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

首唱義丘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

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貞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

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

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

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

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

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為

薪者所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

踐毀也

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

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

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

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

誰不日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

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脩護頽毀掃除瑩

龍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一首

諸葛書並云讓中書監止云今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頌八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欽德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

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

故舊邦喪亂

中州為洛陽庾人頽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

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琰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

會稽又曰卞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評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不悟邀時之

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

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

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婢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

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

頻繁省闈出

總六軍

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

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

分臣所宜守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味進日爾一

日諂諂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

先帝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

區區微誠音未上達陛下踐祚

聖政維新

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受祚而治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

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

至公

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公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

而國恩不已

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

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

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文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

私其姻者也有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

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黃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

思實后順列梁后靈思何后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

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

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

毒測目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郵都側目而視也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

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

以疏附則信姻遠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

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謂寒心

者也夫萬物之所不涌聖賢因而不奪冒親

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

而私門塞也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劇心

脅外揔兵權尚書禮王曰今命文作朕股肱心膂賈遠國語注曰背脊也皆音只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

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

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朝

引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也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

使皆坦然邪孝經曰君子之孝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

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

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

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

實仰覽彫鑿量已知弊毛詩曰躬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

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帶

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屏營見上文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

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上文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

臨監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首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靜不交於俗字雄盜

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藝桓温平蜀反及上表薦秀也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

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忠貞已見上文故有

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已見上文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

北人無擇曰異哉右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跡以

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驪子曰苟無死矣吾今子爲上卿辭曰成間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

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運

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議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

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已見

上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蕭蕭兔

文置施于中林鄭玄曰置兔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鳥一束其人如五斯有識之

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劉歆移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與孫權

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

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

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溢伐勢勢出軍戮于梓橋軍敗面縛請命詎觀李勢也詎觀已見上謝北公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

王蠋於士齊之境

左氏傳魏絳曰昔石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并武羅伯因熊羆危國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之讒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書

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回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居畫邑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丈不更二夫齊三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死子名遂經頸

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

竊聞已西譙秀植操

貞固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文子曰養生以經此抱德以終

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淫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上文

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

黎蹈顛沛之艱

道消顛沛只見上文

中華有顧瞻之良幽

谷無遷喬之望

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劉琨文之蓋諷詩

凶命屢招

姦威仍逼

孫盛晉陽秋曰李炫女車徵秀雄叔入驥驥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身寄虎吻

危同朝露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文

而能抗節五立誓

不降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素如王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杜門絕

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士身之禍退無薛方

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兩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軀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

高踵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一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

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三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已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

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

海

園綺已見上文管寧遼東已見謝莊郭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翺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逢海漂吾作檣也

方

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也夫

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

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一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益宜振起道義

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

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大車以清輪駕鞶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翬俗

魏文帝令曰道薄六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

當年風頽於百代辨九服日乃

解尚書表云

禮道廢焉陽秋巨柄立借立仲文以

二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怪鱗一脩表記曰清流之

暴之極魚鼈天驚鷗颺拂野林無靜柯東評古丘曰樹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實微則莫以自保

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立之

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

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一張明士子曰見危致命

曰李陵當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昏寵叨味偽封

宴安已錫文篡事自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

見上文錫文篡事自無獨固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立

為楚王備九錫之禮立到姑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

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臣

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佇一

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既

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紼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執紼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

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

僂俛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門也今宸極反政

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憲章既明品

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尚書曰予心顯居榮次顏厚有怙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文

違謝闕庭乃心愧慙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首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

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蠶夷

入伐詩曰將屆舊京感懷司雍感懷已見潘岳關中詩

居河之湄河流湍疾道阻且長詩曰

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

道阻且長代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

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

廟為墟宮廟隨頓在正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

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廬里蕭條雞犬罕音

蕭條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湛詩

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

脚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邱之東北宣帝高陵景帝峻平陵邱之南則惠帝陵墳塋幽淪

百年共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

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之汝南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既開

翦荆棘繕脩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雅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佇職

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

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

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宗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二言曰宗賢舉善而效用彰謝承後

漢書曰滕延拜北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

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德之休明沒而彌著休明已見上文故尚書左僕射前

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

督謀匡復署穆之三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三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諭后于内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

勿偏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稽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如丹陽尹尚

書曰若敷讚百揆翼新大猷百揆已見上文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通言是聽項

我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曰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王

旌右抽中軍作捍與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

棟幹之哭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方宣讚感化

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

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簿故榮哀既

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

尋自義邸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行

外虞既躬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元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

靡有寧歲周易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時屯世故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

之勳豈惟謹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

謨潛慮唯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

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

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奮力一紀可以遠矣又子犯曰若

克有成晉之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

宋嘉是甘

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

植責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再曰履得其位也每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

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列烈不泯於

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

隱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金蘭已見上文

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感上合請付外

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表一首蕭子顯齊書曰明皇

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懿懿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

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入臣

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高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

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

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

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子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帝諱曠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更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

分形同氣

憂患共之

武皇大漸實奉話言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

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

以改亂兵弱莊子曰臣忠知之如日見百

愚夫一至偶識量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所以曰自見之謂明 劉劭人物志曰一至於謂之偏好偏於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

不忍目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

曰出綴衣於庭越翼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雖嗣君葉常獲罪宣德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

救昌邑乎臣之譏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

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

圖泣血待旦

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

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安邑

驃騎上將之元勳

神州儀刑之列岳

漢書曰

征匈奴有絕漠之重 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一班固

衛青述曰長子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儀刑也見上文

尚書古經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

惟幾毛詩曰其維哲人

以改亂兵弱莊子曰臣忠知之如日見百

愚夫一至於謂之偏好偏於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

不忍目固於綴衣於庭越翼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雖嗣君葉常獲罪宣德

王室不造職臣之由

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

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

救昌邑乎臣之譏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

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

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周禮曰司會四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

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故為中書令

且虛識寵章委成禦侮

王隱晉書曰武帝詔曰濤曰勿復為虛飾也詩曰云有德侮

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

命輕鴻毛責重山岳

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

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乎丘儉之登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我推

存沒同歸毀譽一

貫

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紡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光暉曰彼辭一官不減身累地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

一職已黷朝經

上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有九經其所以行

一者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涉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論語孔子

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成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

光宅近甸奄有金

邦

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

殞

越為期不敢聞命

殞越已見上文

亦願由留降鑒即垂

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因永昌之丹慊獲申

鉅平羊祜

永昌庾亮並見上表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道欲為

臣則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夫不勝

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謹誠惶以下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范雲字

梁志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位處相近更相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其書云

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
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彦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
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馬心

顏無咎三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或謂素子

運在輪翮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中庸

上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

丞相故鄒魯諸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篆列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

臣胡學書三冬文史不用書曰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蘇秦

說奏王書十上而說又納去秦而負書擔躡屣齊楚徒

失貧賤史記曰虞風躡躡擔簆說趙孝成一徐廣曰躡草履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裹被

見瑤分虎已見上文漢書曰王馮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持

斧作牧以蕙苴以興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

曰吳祐父亡為南海太守欲殺上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

踰越五嶺遠在海嶺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

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所音焉援以蕙苴赭衣為虜

興誘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聞誠先賢所慎也見獄吏之尊

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坐道羣盜滿山又曰

劫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八立為除名為民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知井曰之逸

畜嘍妾兒女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

